

清明时分

□ 黄俊怡

春分过后便是清明了。清明如同过中秋一样，是我们不可忽如的重大节日。饮水思源，清明是回望来处寻找家园的时分，此刻人们无论置身海角天涯，不管归途何其漫长，总是会回到来时路。

我的初中时代求学在城中。想起清明，想起当年城中林立本老师，他教我们历史课，林老师私淑赵孟頫，摆得一手好字。我记得那年清明，他在课上给我们讲述节日的要点，在黑板上写下“慎终追远”四个飘逸的字体，接着写下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……”回忆起这一幕情景让我联想到依稀雨里的清明。据闻林老师前些年辞世了，想起林老师一身白袖，瘦削又显得单薄的身子，站在讲台上神采飞扬，素有学养的老年一辈教员，已不多见了，旧时老前辈也已渐渐年迈，这一晃二十多年便过去了。

少居乡野，清明是上山祭拜先祖的时节，也是踏青的好时机。

乡下人在清明有祭祀的惯例。每逢清明时，大人们挑着的担子过村走野赶路朝山祭拜先祖，担子一

端备有三牲酒礼面包糕点，一端是香烛纸钱爆竹。少时跟随大人走过故乡的山山水水，翻山越岭走过一段段泥泞的山路，寻找长眠在山野的先辈。一番披荆斩棘，清理墓地的旷野粗枝，读过碑记。登山望远，举目原野苍茫山色烂漫。此时春色正浓，清明时分的故乡看山看水皆是赏心悦目令人如沐春风，乡土情切之感油然而生。

清明时难忘“办食”的炊事。“办食”，顾名思义乃众人围在一起吃大锅饭，即吃清明饭。清明那天我们带着柴米油盐碗筷盘碟来到山下，在邻近祖坟的地方另起炉灶烧火煮饭，这是旧时乡村清明的村例。祭拜完先人后，灶边人声鼎沸，烟火正浓从山野袅袅升起，猪肉、豆芽、豆腐、蒲瓜等一锅锅热气腾腾端出，煮熟的菜按户分配再搭伙共享，清明成了邻里间一场热闹的午餐，那时物质虽然并不丰盈，但回味那时，大锅饭却是佳肴美味。时至今日，有些村落仍延续“办食”这一传统。据我了解，吃清明饭的民风可追溯到明清时期。现在人们把吃清明饭改到茶楼酒馆里，原

来清明要燃放爆竹以示庄重肃穆，如今清明节日庄重仪式日益简化，这是时代的进步，但是传统的乡土文化已深深烙在我们心中。

人们生活改善后，乡村生活过得红火。村里人纷纷进城，清明时节成了人们返乡团聚的纽带。难得一见的旧友，在清明时分偶遇在来时的街巷，我们面面相觑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时光倏忽，归来已非旧日别去时。停留在某个村落，向留守村野的人打问某位旧友人在何处，村人说她远在他乡极少回来。这一幕颇有杜牧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的况味。清明由远而近拉长着少年的记忆，清明是心里的一根弦，似弹奏过的乡音曲韵，是那么熟悉而又那么悠远。

又逢一年清明时，夹杂着微风细雨，我风尘仆仆回到小镇的乡里。

四野葱郁，沿着来时的路，清风徐来，脚下的土地显得格外亲切。河流对岸，荒野依旧茫茫，那里留有我来时的踪迹。周边村落临山，山那边是我的祖父、祖母劳碌一生的归宿地。缓步而来，我修剪去墓地

长满的荒草，凝望碑记记载祖母的生平，这时乡居年代的一幕一幕映入眼帘。小时候老院子里，阳光漫过天井，她正在用手工打磨豆浆、豆豉，一边添加盐糖姜酒，口味正好。出城读书时，她每天一早打开大门的一间铁门，目送我骑车出门，周末回来嘘寒问暖。我的祖母对我有着厚重深恩，在稚年饥饿的岁月里，没少给我留过温热可口的饭菜。自小倔强的我，独她知我训我。二十年前那个冬天，寒风凛冽，远在异地他乡的我，获悉她撒手人寰，冷风冷雨里辗转反侧彻夜涕泣如雨。前些年清明，我总会往城里跑一趟，带上她在世时喜欢吃的酥油饼用来祭拜。年岁渐深，有些回忆由浓逐渐转淡，一种淡淡的哀伤从心间漫过。

离开家后，有些遥远世代里的先辈坟地，唯寄托于乡里亲邻打理祭扫。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这是清明节日的意义所在。回望祖母辈生活过的这片土地，我始终心存感恩。清明时分穿梭过来时人人来往的故乡，回想旧时人事，不禁感慨流年似水。

故乡的清明茶

□ 杨瑞雄

春分过后，雨水逐渐丰盈，报春归来的燕子飞掠过乡野天际，静静地注视着霏霏春雨中的世间万物。崎岖的山路上，路人行色匆匆，又是一年清明节了……

信宜，云开大山及云雾大山跨出其境，境内七成多是山地，称为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之地。逢山必有客，无客不住山，客家人大多客居山而居。群山连绵，无边无际，信宜茶山客家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每个时节都保留着自己的信仰与风俗。清明时节除了秉承“礼敬祖先，慎终追远”的传统外，流传至今的清明茶是茶山人挥之不去的共同记忆。

淅淅沥沥的雨水飘落世间，经历一冬的万物重新鲜活起来。雨水稍作停歇之时，祖母总会戴上竹叶帽，披上蓑衣，背上竹篓，手持镰刀向山里进发，她要赶在清明过去之前，为一家准备好应对炎夏的“清明茶”。清明茶又称为“五味茶”，通常由茶叶、黄牛木叶、枫叶、番石榴木叶、菇稔树叶共五种材料组成，故别称五味茶，但是，材料也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而作调整，这里面的奥秘只有祖母才掌握。又因最佳的采摘时间是在清明前，所以，多称清明茶。

番石榴树、枫树在村中三岔河的沙湾边就有生长，这两种材料，我们自小都懂得帮忙采摘。但是茶叶、黄牛木叶和菇稔树叶就得去松木岭寻找了。松木岭距离比较远，祖母每次都是独自前行，许是因为担心年幼的我们无法承受路程的遥远吧！傍晚时分，当雾气再一次笼罩着大地的时候，五种材料终于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下会合在一起了。祖母稍稍清洗一下，然后就将五味叶子晾在簸箕上。等到晚饭过后，祖母认真清洗铁锅，并告诉我们，炒茶的物件不能沾油，然后就添上柴火。旁边已经晾干水分的五味叶还保持着鲜嫩的原状，祖母说，今晚就要炒好，等过夜了，叶子就老了，就会失去五味茶的功用。祖母捧起叶子，轻轻洒落在已有热气的大铁锅里，然后用锅铲翻炒，待到叶子升腾着热量，她就得将手伸进锅里，抓住叶子往掌心

揉搓，这样，可以加快五味茶形成速度，接着又将热腾腾的五味材料捧上旁边的案板，双手揉搓，这一步，祖母解释说是去涩水。待揉搓一遍后，再下锅，再捧到案板上去涩水。如此数次，待到五味茶水分已干，清香弥漫着整个厨房，则可盛起摊晾在干净干燥的簸箕上进行散热，待到冷却干爽后，即可封装。

祖母极是疼爱我，每次炒茶她都会留我在旁边，耐心地将炒茶的细节给我讲解，然后总会悠悠地说：“凡事多学来做，以后我老了，就没有人给你们炒茶了。”在祖母的带动下，我自从小就炒茶，也追随祖母认识了田基黄、鸡屎藤、淡竹叶等植物，但是我生性好动，无志于此，特别是后来外出求学，慢慢就淡忘了，为此，祖母常常觉得遗憾。

清明茶有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，但不能当即喝，因为药性过猛了，会伤及脾胃，所以，陈年为佳。兄长成家立业之后，家庭负担重，经人介绍去工地烧焊，六七月的酷暑，来电告知暑热不适，延医数日，效果不佳。祖母听闻，当即准备好清明茶，拜托回村的叔伯捎带给兄长。兄长煮茶两天，头晕目眩呕吐之感消失，颇为神奇。

待我而立之年，重拾炒清明茶的心愿。当我站在石崖边，看着那些长在崖边的黄牛木的时候，竟心生畏惧，无法举步向前，也不明白当年祖母的勇气是如何得来的。我诉苦于材料再难找齐，年逾九十的祖母不由感慨：“没有办法了，我走不动了！”至今思之，令人黯然神伤。

清明的雨水依然数千年的延续，唐朝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感伤之情穿越时空，令人每每缅怀过去。清明时节行走在山路上，秉承“礼敬祖先，慎终追远”的传统，体味的是家族的艰辛与荣光；而苍茫的天地间，祖母在厨房里不辞劳苦地炒清明茶，求的是一家老少平安。清明茶带来的记忆，使散落天涯的我们，敢于应对各种苦难，那种只有客家人才分辨得出来的清明茶味道，更是使我们不敢忘却回家的路。

又是一年清明时

□ 陈燕

清明节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也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，唯一一个与节气合一的节日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杜牧这首脍炙人口的《清明》，纷纷细雨、断魂行人，传神地描绘了清明烟雨凄迷、祭奠先人的哀景。秉承“礼敬祖先，慎终追远”的传统，节日的清明，为祖墓添新土、插新枝、叩拜先人，自古传承，至今不辍，既体现了后人对于先人的思念和缅怀，也是一种心灵的寄托。

犹记得儿时清明，在父辈的带领下，整个家族浩浩荡荡地扫墓去。墓地在荔枝林深处，一家老小齐动手，砍枝锄草培土，然后摆上祭品，燃香烧炮，大人神情庄重地叩拜，而后于林荫下，一家人吃着带来的食品，给孩子讲先人的故事，追忆那些被时光抹去的过往，让我们懂得先人从哪里来，我们的根在哪。

“乌啼鹃噪昏乔木，清明寒食谁家哭。风吹野纸钱飞，古墓垒垒春草绿。”佳节清明桃李笑，野田荒冢只生愁。“几多情，无处说，落花飞絮清明节”……袅袅尘烟起，道不尽祭奠先人的悲痛和思念。年年陌上草木深，岁岁清明寄哀思。抚今追昔，黄庭坚说，“贤愚千载知谁是，满眼蓬蒿共一丘。”连豁达的苏轼也难免伤怀，“惆怅东栏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。”长忆故人与往昔，追思，赋予了清

明这个节日特别的意蕴。清明不光有哀思，作为节气的清明，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，又称踏青节，《岁时百问》云：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。故谓之清明。”此时春回大地，“清明”二字染上了无尽生机和颜色：是草色返青，是垂柳绽芽，是桐花喧闹，令人神清气明，用“清明”来概括这个时期，是最恰当不过的一个词，自有其与天地相连的诗情画意。

清明节，是踏青赏春、亲近自然的大好时节。“桃花雨过菜花香，隔岸垂杨绿粉墙。斜日小楼新燕子，清明风景好思量。”清明风至，文人的笔下，描绘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清明画卷。“拆桐花烂漫，乍疏雨、洗清明。正艳杏烧林，细桃绣野，芳景如屏。”是承平气象下的旖旎春色和春意盎然。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。”“清明上巳西湖好，满目繁华。争道谁家，绿柳朱轮走钿车。”“况是清明好天气，不妨游衍莫忘归。”……寻春游赏，处处繁华热闹，人们纷纷“嘏花载酒过清明，典却春衫待夏至”，享受活在当下的喜悦。

几多伤怀，几多欢乐，都是同一个清明。《帝京景物略》里写道：哭罢，不归也，趋芳树，择园圃，列坐生醉。生命是如此，生生不息，有逝去，更有新生。愿我们都不忘来路，懂得爱与珍惜，活得清新明朗。



清明时节雨纷纷。柯丽云 摄

两颗星星

□ 莫文霞

小时候的暑假，我爱往外公外婆家跑。农村盛夏的夜空，总能看到好多好多星星。外婆对我说，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多一颗小星星。

“人死了，就变成一颗星星。”
“干嘛变成小星星呀？”
“给走夜道的人照个亮儿……”
去年，外婆走了。守灵夜，母亲担心我熬一宿没精神工作，送我回舅家休息。一个人走在路上，我倒也不害怕，因为地上洒满了一层薄薄的光。抬头看了一眼，是漫天遍野的星星……好亮好亮。好久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星空了，想起了外婆的话，原来是外公外婆在给走夜道的我照个亮儿啊。不知道哪颗星星是外公，哪颗星星又是外婆呢。他们，应该是紧紧依偎的两颗吧。

小时候，外婆曾温声细语地提过，“老了以后，虽然我和你外公按风俗分房睡。但半夜醒来，如果听不到呼噜声，我总是要去瞧瞧。要看到他没事了，才好安心入睡。”

外公走得急，没受多少煎熬。他一变成天上亮晶晶的星星，地上的外婆瞬间就变得黯淡了。原本可以为外公煮饭的麻利小老

太，竟逐渐需要儿女和保姆照顾。大概是不想外公一个人孤零零吧，三年后，她也追随外公而去，变成星星了。

小时候，农村盛夏的夜晚，漫天遍野都是星星。而白天的山里，比天上的星星还密密麻麻的，是一种叫“稔子”的野菜。还记得暑假里，在酷热难耐的清晨，外婆再三叮嘱我：“今天大暑，稔子是最甜的，但太阳也是最毒辣的，你要戴帽子，多喝水，太阳下山前你要回家。”

黄昏，我采摘了一篮子稔子回到家时，外婆正坐在院子里，戴着老花镜缝补着我的衣服，厨房灶台上微微冒着热气的柴火绿豆甜汤。耳后响起“叮铃叮铃”声，回头一看，是外公骑着自行车赶集回来，车把上还挂着我买的零食。于是，三个人一起围着小桌子开始吃晚饭。我狼吞虎咽地吃着，就是想赶紧地在入夜乘凉时，在星空下，一边听外婆讲故事，一边吃稔子和零食。

长大后，我再也没有暑假了。再后来，我连外公外婆，也没有了。但是，天上多了两颗星星。他们继续相依相偎着，继续照亮着我赶路。

梦里那碧树未曾凋落

□ 亚娜

秋意渐渐起，夜风浅淡寒，淡淡的月光洒在窗台上，笼罩着夜的朦胧与神秘，一阵阵的思绪涌上心头：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倚在苦楝树下，走进了我的思忆里，是外婆！碧树下，她笑意渐浓，而我泪眼已经朦胧……

一个小院子，用竹条围起来，两间平房，中间有一厅，厨房就在右侧的过道。院子虽然不大，但外婆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推开院子的竹门，竹围栏上缠绕着南瓜藤，还有张扬的瓜蔓，巴掌大的碧叶在微风中轻轻颤动，嫩黄的花朵或在绿叶中半遮面，或是落落大方地立在绿叶之中，而调皮的我，总是去掐那嫩黄的小花，要么揉碎做“过家家”游戏的材料，要么就插在耳边扮靓，外婆总会慈爱地说：“哪妹，这花是吃的，不是玩的！”她从来没有责备过我，善良得如同那一朵朵遗世独立的南瓜花！这个场景在多年以后不断地在我脑海中浮现，想着想着就会泪流满面。

在我记忆中，从来没有见过外公，听母亲说外公很早就不在，是外婆辛辛苦苦地拉扯大六个子女。抚摸着外婆沟壑纵横的脸庞，年幼的我不懂其中的艰辛，只知道外婆聋了，要很大声和她说话，她的眼睛永远都是眯眯眼，无论是对最小的我，还是她的孙子孙女都是轻声细语，所以表哥们爱和外婆挤在一起睡，爱在外婆的厨房

里弄吃的：玉米棒子的清甜，番薯的软糯，夜空中充斥着香甜的味道，也弥漫着我们无忧无虑的笑声。

更多的时候，外婆坐在墙角边的凳子上，摇着那把写满斑驳岁月的大蒲扇，一下一下，驱赶着她的愁闷与寂寥，阳光就洒落在她的发梢上，肩上，洋溢着慈爱的光芒。她，从来不去和村里的女人们嚼舌根，也从不说子女媳妇的是非，所有的事情都在她的心里，她淡然接受生活中的一切，唯一让她伤感的就是两个儿子不和，每次儿子们吵架，她劝不着，一会儿拉开这个，一会儿拉开那个，肩膀微颤，眼眶湿润。年幼的我拽着她的衣角，感受着她内心的悲伤与无奈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她不忍呵斥任何一个。善良如她，小心翼翼维系着两个儿子欲断还连的关系，心里的苦啊，比门前苦楝树的果子还苦！

作为她最小的外孙女，没有爷爷奶奶照看的小丫头，在农忙时节，我和哥哥就会住进外婆家。一点点的時候，我和哥哥抬着一个鸡笼从小路去外婆家，六七公里的路，两个小孩子穿过山岭，跨过河溪，哥哥像个大人一样领着我去了外婆家，在现在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！忙碌的母亲无暇顾及这些，而我也庆幸当年没有遇到拐子佬。每次去外婆家，外婆总

会变戏法似的从万能的米缸里掏出糖果、苹果来，她舍不得吃，都留着给我们，而母亲和怀奶（姨妈）买给她的猪肉、鸡肉和鱼啊，她总是拉着大舅爹或小舅爹，给他们盛满一碗，然后在旁边静静地看着，眼光柔和恬静，仿佛他们还是孩子。

身体一向硬朗的她，第一次生病，是肺炎，在镇卫生院打针，然后回我家住，我有了更多和外婆相处的时间，欣喜若狂，拉着外婆的手，抚摸着她想家的情绪，帮她擦身冲凉，刻满沧桑岁月的皮肤，我第一次真实感受到了岁月的无情和她的艰辛！那时的我就想：等我以后工作了一定给外婆买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，让她享一下外孙女的福。殊不知，这个愿望会成为我永远的遗憾！

大二那年，还有一个多月就放寒假，我生病了，是慢性阑尾炎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路途遥远，父母让我在学校附近的医院看病，不曾想那时外婆已经走了，怕我伤心着急，因为我和外婆感情最深厚，母亲强忍悲痛没有在电话里提过一句，直到我回家，做完阑尾炎手术出院后，那晚母亲坐在我的床边，哭着对我说外婆走了，那一瞬间，我脑海里一片空白，不敢相信那个最爱我的外婆走了，是永远地走了，哭了一个晚上，回忆着和她

相处的点点滴滴，我不能接受……

听母亲说，外婆是坐在门口的凳子上走的，很安详，很平静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提及外婆的事，那是我心中的隐痛，我还没有给她买过衣服和零食，还没有让她幸福，就这样，走出了我的生命旅程，甚至连她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遗憾。

外婆，我很想对您说，哪妹长大了，工作了，结婚了，生子了，一切都好，您放心吧！年夜梦回，仍有刻骨铭心的伤痛，每每提笔，未写泪先流，在那个年代，物资匮乏，我不敢想象外婆是如何养大六个孩子，为母则刚！我最爱最敬佩的外婆，她坚韧不拔，犹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的人生。更像一棵苦楝树，虽历经风雨，仍然满树碧绿。梁晓声曾经说过：如果最亲的人去世了，最初你不会那么痛，因为你缓不过来，反而最难过的是在之后的时光里，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他时，看见他曾经爱吃的美食，用过的杯子，鼻子一酸，泪流满面，想起他该有多好，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。失去亲人最难过的不是失去那一刻，而是日后想起他的每一刻……

外婆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，18年的光阴犹如昨夜的西风，梦里那碧树却未曾凋落！

清明祭奠爷爷奶奶

□ 何志坚

清明，一年一度的祭扫时节，它是向先人致敬的时刻，是铭记祖先，回顾历史的时候。每到清明节，我们家人总会一起前往乡下祭奠已故的爷爷奶奶，这一次也不例外，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，但对于我还有我的父亲来说，他们的离去就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，时时刻刻都心有余悸。

为了长善安心，我们连夜赶到了乡村。见到爷爷奶奶的照片和墓碑，父亲的眼里充满了泪水，不断地重复着“爸爸妈妈，尽管你们已离开我们，但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的爱。”

父亲虔诚地向先人祈祷。在爷爷奶奶的坟前老泪纵横，悲痛万分。他告诉我，爷爷奶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亲人，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受到了无限的爱和关怀。我也拍了拍父亲的肩膀，泪水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“爸爸，您要节哀呀！爷爷奶奶在天之灵看到也会难过的，



扫码关注
快捷投稿